

# 生活可以很简单



在消费文化如火如荼的今天,我反对消费文化。

打开电视,翻开报纸,划开手机,不是跟广告打个照面,就是跟广告撞个满怀。或花言巧语,或五光十色,目的仅此一个:你要消费!于是消费成了文化,成了消费文化。

既然消费成了文化,那么反过来说,不消费即没文化。于是,数量并非极少的人房子不止一套,车不止一辆,电脑不止一台,手机不止一个,甚至有了个人专用衣帽间、专用鞋柜。结果,桃红柳绿的植被被掀开,抽穗互粉的庄稼被铲除,盖楼、建厂、筑路、增加停车位。

人们似乎忘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、忘了自家的本来面目:我们只有一个身体、身体只有一双脚、一张嘴、一个胃。因而我们切实需要的,不外乎一室一桌一椅一床,一碗一勺一碟一杯。

“贤哉,回也!一簞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不改其乐。”或许你说,那是在两三千年前,如今都什么时候了!那么就说如今这个时候好了。

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去年6月6日在“陈忠实的创作道路”研讨会上称赞著名作家陈忠实一生甚简,他对这个世界的生活需求可能只是一碗面、一支烟、一句秦腔,但他获得了生命对一个作家最丰厚的馈赠。换言之,陈忠实所需要的仅是维持生命和创作《白鹿原》的基本物质。莫言也有相似的表达,他说大凡要求维持生命以外的东西都是罪过。

也许你说古之颜回也好、今之陈忠实也罢,所以执著于“一”,大概是因为没钱,消费不起。王永庆生前可是台湾首富,但他的生活也很简单,日常吃的无非一碗南瓜粥、几片莲藕和半个鱼头而已。并说吃得越简单越有利于健康,实际上他也足够健康和长寿,仙风道骨,别有一种清癯之美。

实际上维持一个人的生命也无需很多,暑假回乡对此体会尤深。

一架黄瓜、两架豆角、三棵西红柿、四株青椒,大可满足一家三口整个夏天基本蔬菜需求。外加两块大豆腐、三个鸡蛋、一斤米,以东北乡下集市价计,日常开销不出十元。

总之,生活可以很简单。剩下的时间和精力看看书、写写诗、搞搞翻译、干干农活或发发呆,多好!

如何,你要不也来试试?真的不赖的哟!

(林少华)

## 波折

至少40年前,有一首流行歌,叫《爱的波折》,男女合唱,还记得开头的两句是:“有人对我说”“说什么呀”。十分有趣。

爱情,能没有波折吗?只怕不能。也很难想象如直线般的爱情,甚至认为,那种平淡的感情,不能算是爱情,爱情是一种激情,起伏变化,毫无规律。爱河之中,若没有风浪波动,真是难以想象!

爱情的波折之大,可以大到什么程度呢?答案等于是:无限大——大到相爱的一双男女,可以反目成仇,从爱变成恨,往往极爱,变成极恨。小,自然可以小到一秒钟就又风平浪静。

爱情的波折,就算最大,也可以过去,不过,过去了之后,就比前不同,必然不同,有可能比以前了解得更深,爱得更深(以迎接再一次更大的波折),也可能比前不如,淡了下来(那十分可怕,因为大多数的情形之下,只会愈来愈淡,淡到自然结束)。不论是更浓还是更淡,都会和以前不同。

这就是爱情吸引人前仆后继的原因之一。

(倪匡)



## 不承认

男生对心仪的女生说:“你喜欢我还不承认。”  
女生不解道:“我什么时候喜欢你了?”  
男生说:“你看,不承认是吧!”

## 问路

一路人拦了辆的士,问司机:“从这儿到机场要多久?”司机说:“要很久。”路人又问:“起码要多久?”司机回答:“骑马要更久。”

## 耍心眼

千万别跟我耍心眼,我能累死你。不是我比你心眼多,而是你耍半天心眼,我根本看不出来……



哈哈

## 乐趣

三岁孩儿心思已经十分刁钻缜密,很会计算。

跑进糖果店,目光四处游览,先把最喜欢的一包七彩巧克力揽怀中,那么大包,实属浪费,问他:“这个篮子可爱,换这个好吗?”“不。”“你肯定?”“是。”

跑到柜台,付款后,把糖紧紧抓着,再回到那只篮子前:“这个也好,我也要。”

真奇怪,是谁教的,在幼儿班学的吗,连斟水都不会的小小人,看到蚂蚁会哭,可是,已经懂得巧取豪夺。

哭吵阶段已经过去,现在晓得运用计谋,并且鉴貌辨色,敌退我进,敌进我退,讨不着便宜之际,立即噤声赔笑,免吃眼前亏。

你说,是不是比我们聪明。

而且非常小心谨慎,每次都细细探头检查塑胶袋子里的确载着他所要物件才离开门,生怕受骗,十分精明。

不久的将来,一定可以请他做纠察员,不需训练,已可监察大意粗心疲倦的父母有无在生活上出错。

注意孩子一举一动可能是天下第一乐趣,他们的生存之道,是一个缩影。

(亦舒)